

桂花飘香留坝路

■丁晨

有首歌唱得好: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。可是老天爷似乎年岁大了,忘了按常理出牌,今年的桂花没能如期绽放。当我凝视着依然翠绿的桂花树枝叶,在秋风中轻轻摇曳,却不见甜香的桂花开来,一时间心中不免充满了惆怅和失落。

专家说:桂花开花的适宜温度范围是13—28℃,湿度条件是75%~85%。看来人怕天热,花也怕天热啊!

虽然桂花没能如期绽放,应《陕西公路》杂志之邀,金秋九月汉中“美丽公路行”采风活动却如期进行了。我带着对秋的疑惑,农历八月十八,跟随采风团进入采风最后一站——汉中北部的留坝县。驱车一进入留坝,飒飒的秋风,爽人的气温,静谧的环境,一下和前面经过的南郑区、汉台区和西乡县,判若两个世界。前者酷热难耐,后者凉爽宜人。

留坝历史上南北通衢,素有“秦汉咽喉”之称,是秦岭南麓一座小城。小城夏无酷暑,冬无严寒,春秋近半,年平均气温11.5℃左右,是处避暑胜地。

小城虽小,留坝的公路人把他们境内辖养的244国道、316国道

共计113公里山区二级路,养出了名气和榜样。

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江口公路服务区的时候,随着微风拂面,一股馥郁的桂花芳香扑鼻而来。我和采风团的同事们都贪婪地吸了一口又一口,异口同声地惊叫:“啊,桂花开了!”

人们在网上抱怨“八月桂花遍地开,今年不见桂花来”!可在秦岭小城留坝,仿佛小精灵似的盛开的桂花,如期飘香在留坝全城,弥漫在秋色的空气中。我看到在火烧店镇的一个游览区,整整一棵棵的桂花树密密麻麻的,一排连着一排。金桂金黄灿烂,银桂清雅高贵,竞相开放。

面对眼前如此盛开的桂花,我想起了宋代杨万里笔下的《咏桂》诗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,吹的满山开。”按照杨万里说的,桂花树不是人间的树,而是从月宫移栽来的。它的香气是发自天上,漫山遍野飘香。

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也夸赞桂花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女词人充满了对桂



花的偏爱,她认为无须有吸引人的浅绿大红之色,也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
桂花的芳香,飘逸、弥漫在整个留坝小城。留坝的路经过公路人的辛勤、智慧劳作,本来就路美、景美、设施功能齐全了。如今又恰逢甜美的桂花飘香,这氛围、这环境,就美上加美,和谐完美地融为一体了。

不论是参观244国道留坝姜子至浑水沟智慧公路试点工程,还是走进244国道青岗坪公路文化主

题公园;无论是观赏高江路陕南交通旅游山水画卷试点工程沿线,还是仰视那被公路人保护的已有4000多年树龄的高大银杏树,此时此刻,面对如此和谐美好的环境,贪婪地呼吸着浓郁的桂花芳香,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畅、惬意和敬慕之感,释怀出来。

桂花飘香了留坝路。留坝的路、景和人,锦上添花,独树一帜,风景这边独好!

本色书写 向深挖掘

■李舫

散文,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,易写难工,看似寻常其实最奇绝,诚如容易却又艰辛。廉涛兄的写作,我觉得他的散文集《心中那片海》是很难得的,写出了一个人的陕西风华录。

陕西是文学写作的一座富矿,文学陕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,代表了中国文学重要的一部分。廉涛兄的散文有这样几个特点。

第一,他是本色书写。写身边人身边事,写个人的成长,身边的变化,身边的变化。这其实是一种普通的书写方式,看似非常平凡的书写方式,但是他用白描的写作手法,写出了生活的丰富、丰盈和丰满。他写了他的父母、儿子,以及孙子汉宝,读起来非常亲切。同时他也写了他见到的趣事,比如他写到英国的火车,写了英国的足球赛,写得非常有意思。他还用很多笔墨写了机场的建设,工作的故事,都是他日常遇见的有趣的事。

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写了杨靖宇。我是吉林人,杨靖宇是我的老乡,也是所有东北人为之骄傲的一名烈士。廉涛兄写杨靖宇烈士的这一段,我感觉到内心非常澎湃,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,本色的书写,白描的写作。

第二,他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。他文章的结尾永远是什么4号,我猜这是他的家,另外一个就是某某机场,可以说他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。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,不是在家,就是在工作单位,或是在两点一线的路上,也都是在写作的路上。古人说“成其身而天下成,治其身而天下治。”从他的写作中我发现一个写作者的这种“成”和“治”,这是一种自律,也是一种担当。

第三,他用平行的目光,贴敷大地行走。梁鸿鹰说得非常好,不要有文学的傲慢。我从廉涛兄的写作发现有一个特点,他用平行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事物,他俯身在大地上一直跟大地平行,贴着大地行走,这是非常难的。很多人随着成长,会有仰视,会有俯视,但廉涛兄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行的姿态贴敷大地行走,这是非常难的,但也会有一种非常宽阔的视角。

第四,我从他的身上感觉到自己有一点共鸣和启发。我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,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,我在写作的时候,会发现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是两种互相磨蹭的写作方式,当你新闻的东西写多了的时候,会磨蹭掉文学的灵气,语言的细节;当你文学的东西写多了的时候,你会磨蹭掉新闻的敏锐以及所有的这种在场感,能把这两者处理得非常,是非常难的。

当然了,廉涛兄在写作上还有更多地向深向高挖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,我觉得他现在是足够的观察,但是也许是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,他没有足够多的思考,特别是反思,我也希望他的文字越来越成熟、越来越宽阔、越来越包容,这也是中国散文的一种品质。

流淌的记忆 永恒的乡愁

——品读唐勇散文集《老河》

■秦川

每个人的记忆中,都流淌着一条河流,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,承载着对故土的乡愁。唐勇先生的散文集《老河》,正是这样一条河,它以流经作者家乡阔别的石川河为线索,串联起一段段深情的回忆,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故乡画卷。

《老河》出版后,我是较早获得该书的文友之一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12月19日的上午,正在办公室写材料的我接到唐勇先生的电话,说要送本书给我。十几分钟后,他便出现在我面前,在扉页签名后,

郑重其事地双手送上这本《老河》。

《老河》的取材基本是传统的故乡原风貌和原风景。书中收录的人物,都是作者的至亲至爱,都是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。作者在对这些人物的叙述和描写中,往往是几句话或一段文字,便让人物的形象(包括乡趣、乡音、乡情)一下子跃然纸上……在一些原本平凡的故事或文章中,作者总能用意想不到的“神来之笔”为文章“画龙点睛”,让文章充满神韵。

书中每篇文章的开头都别具一

格,有的以故事开篇,有的以白描入题,有的以叙述铺陈,让文章可读、耐读。他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,人物刻画栩栩如生。读者阅读《老河》,仿佛是与作者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,仿佛置身于那片熟悉的土地,感受着乡音乡趣,回味那些逝去的岁月。

《老河》是作者对沧桑岁月的礼赞;是对亲朋故旧的感怀;是对过去日子的凝望;是对未来美好日子的寄托和展望……作者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,将石川河从旧貌到新颜的

美丽变迁娓娓道来,情真意切,引人入胜。它不仅是唐勇对故乡深情的告白,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里程碑。该文曾荣获“第八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”一等奖。这篇散文被唐勇收入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首篇并以此作为书名,体现了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以及对故乡的深情。

唐勇以文字为桥,连接了过去与现在,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了乡愁与记忆的力量,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,在文字的海洋中感受到故乡的温暖与力量。

为你唱首歌

■梁颖

很多年来,最能拨动我心灵琴弦的两个人,都是我的忘年交。自从和她们相遇的那一刻起,我生命的河流注定流向与众不同。

小时候,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乡间。邻村一个年轻女人,以令人惊艳的方式进入我的视线。平日里她耕田割麦,烧火做饭,样样利落,和别的农妇毫无区别。她很少和别人扎堆聊天,总是独来独往。她是秦腔自乐班的青衣,但平常不动声色。那时每年夏天收完麦子后,村子里都会有秦腔演出,有时是请专业剧团,有时是村里人自娱自乐。她演秦香莲,一袭黑衣,扮相俊美,静静地站在舞台一侧,唱腔婉转真挚,却又刚柔兼济。我坐在台下痴痴地望着她,心里奔涌着她的喜悦。她的表演好似有种神奇的魔力,让我平淡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新鲜,很自然地,我成了她的头号“莲迷”。她去哪里,我就跟到哪里,手里紧紧攥着她上

衣的衣角,形影不离。

多年以后,人们总是说起诗和远方、月亮和六便士这样的话题。每当这时,我总是想起她。她的诗和月亮不在远方,就在家门口泥土砌成的舞台上。她因为拥有这方舞台而成为普通农妇中的例外。秦香莲是一个意象,她借此跳脱了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,闪耀在舞台上。

妈妈供职于小镇供销社,小学三年级时,我搬到镇上和妈妈一起生活。我告别了香莲姨,继而结识了新的朋友。她是妈妈的同事,我叫她婊姨。

婊姨很喜欢唱歌。那时供销社里有台电视,我和婊姨都是电视室里的常客。婊姨爱看各种文艺晚会,尤其喜爱晚会的歌曲演唱。关牧村或李谷一的歌,她都不在话下。那时电视剧《血疑》正在风靡,每天晚上山口百惠演唱的片尾曲《谢谢你》飘荡在大街小巷。《谢谢你》是我最后

听到的婊姨的歌声。就在那年我跟随父母搬去城里生活,我们就此分别。几年后当我再次回到小镇的时候,婊姨已不知去向。

长大后,我也成为一个爱唱歌的人。唱歌成为我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,无论是快乐时,还是伤心时。如果说有什么遗憾一直让我耿耿于怀,那就是小时候我没给香莲姨和婊姨唱过歌。

曾经想过,为什么我会对她们如此着迷?长大后从事文学研究,一下子豁然开朗。有一天,我看到有批评认为,艺术是对熟悉的事物的陌生化。比如,舞蹈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走路的陌生化。好吧,香莲姨和婊姨都沉默寡言,但歌唱替她们表达心声,她们都安于寂寞,但都不安于常规生活的塑造。歌唱使她们实现了对平庸生活的跳脱,也使我的世界变得无比美妙。

几年前我为婊姨写过一篇散文

《似是故人来》,那段时间我常常午夜梦回,没来由地想起她。几个月后,我接父母来西安小住。一天,我载着他们在关中环线兜风,我们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,一边聊着天。妈妈突然问我:“你还记得婊姨吗?”“怎么可能忘记呢?”妈妈沉默了一会,说:“她前些年生病离世了。”我的泪水猝不及防地涌出,只能把车临时开到路边。妈妈是在多年后的一次老友重聚中知道这个消息的。虽然早已分离,但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怀着或许某天能再见到她的希望。现在,这希望破碎了。

秋天是适合倾诉衷肠的季节。在这个凉爽的夜里,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,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痛仰乐队的《让我为你唱首歌》:“只有我才懂得你珍贵,就让我为你起舞吧,让我为你唱首歌,让我为你唱首歌。”那就把这些文字当作一首歌,唱给我心爱的朋友们。